

语言理解技能、解码技能及元语言认知技能对汉语儿童英语阅读理解的作用

李光泽,李荣宝

(福建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本研究以103名小学五、六年级汉语儿童为对象,综合考察语言理解技能、解码技能和元语言认知技能在英语阅读理解中的作用。语言理解技能包括听力理解和口语词汇,解码技能为词汇认读,元语言认知技能包括语音意识、语素意识、正字法意识以及快速命名。多元回归分析和路径分析结果显示,语言理解技能、解码技能和元语言认知技能对汉语儿童英语阅读理解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元语言认知技能直接地抑或以语言理解技能和解码技能为中介间接地作用于英语阅读理解;语素意识和口语词汇是最终构成汉语儿童英语阅读的两大核心技能。研究表明汉语儿童英语二语阅读具有阅读的普遍性又有其独特性,研究结果对于基础阶段英语阅读教学、阅读学习和阅读测评都具有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汉语儿童;语素意识;口语词汇;英语阅读理解;阅读核心构成技能

The Roles of Linguistic Comprehension Skills, Decoding Skills and Metalinguistic-Cognitive Skills in Chinese-Speaking Children's English Reading Comprehension

LI Guangze, LI Rongbao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comprehensively examines the roles of linguistic comprehension skills, decoding skills and metalinguistic-cognitive skills in English reading comprehension among 103 Chinese fifth and sixth graders. Specifically, the linguistic comprehension and decoding skills involved comprise English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and oral vocabulary, as well as word reading, respectively, and the metalinguistic-cognitive skills involved include English phonological awareness,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orthographic awareness, and rapid naming. Results from multiple regressions and path analysis show that linguistic comprehension skills, decoding skills and metalinguistic-cognitive skills account for a large proportion of variance in English reading comprehension of Chinese children, with metalinguistic-cognitive skills affecting English reading comprehension ei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via the mediation of linguistic comprehension skills and decoding skills, and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and oral vocabulary being two core component skills as final predictors of Chinese children's English reading.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reading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in Chinese children has universal properties of reading as well as its own specificity, providing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English reading teaching, reading acquisition and reading assessment at the stage of China's basic education.

Key words: Chinese-speaking children;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oral vocabulary; English reading comprehension; core component skills of reading

1. 引言

阅读是个体从书面文字符号获取信息的复杂认知过程,但阅读能力的习得并非自然而然的。儿童如何习得阅读能力,阅读能力又包括哪些核心构成技能是儿童阅读发展研究的重要议题。迄今,有3个阅读模型在英语儿童英语教学与研究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即阅读教学五大核心技能模式、简单阅读观和DVC三角阅读模式。顾名思义,英语阅读教学五大核心技能模式(Five Core Components of Reading Instruction in English)包含了构成阅读能力的5个核心技能:音位意识、拼读法、词汇、流利性、阅读理解,这五大核心技能是通过对数以万计的阅读教学相关研究进行系统和科学的元分析而发现的,旨在确定哪些阅读成分技能可最有效地帮助英语儿童学好阅读(National Reading Panel 2000)。简单阅读观(the Simple View of Reading)认为,阅读理解包括两个相对独立的核心构成技能:一是单词解码(如真词认读、假词解码),二是语言理解(如听力理解、口语词汇)(Gough & Tunmer 1986)。研究表明单词解码和语言理解能够解释英语儿童阅读理解很大一部分的变异(如 Adlof *et al.* 2006; Foorman *et al.* 2015),而且二者中任何一项能力的缺失都可能导致阅读困难(如 Lyon 1995; Meisinger 2011)。DVC三角阅读模式(Decoding, Vocabulary and Comprehension; The Golden Triangle of Reading Skill)则认为,一般阅读能力包括单词解码、词汇和阅读理解等三个成分技能,三者建立起相互关联的三角关系(Perfetti 2010: 291-303)。在该模型中,单词解码促进单词语义的通达,但不直接作用于单词层面以上的阅读理解,而是以词汇知识为纽带,建立起单词解码与阅读理解之间的关系。词汇与单词解码和阅读理解均为双向因果关系,这得到了多项研究的支持(Nation *et al.* 2010; Song *et al.* 2015)。

上述三个模型的核心构成技能可以归为3类:语言理解技能、解码技能、元语言认知技能。语言理解技能(linguistic comprehension skills)指口头语言理解中涉及的各种言语技能,如(口语)词汇、听力理解等(Yeung *et al.* 2016),以上三个模型均含有语言理解这一技能。解码技能(decoding skills)包括词汇识别的准确性和流利性(Yeung *et al.* 2016),简单阅读观和DVC三角阅读模型中的“单词认读”以及阅读教学五大核心技能模式的“拼读法”和“流利性”都属于这一类技能。元语言认知技能(metalinguistic-cognitive skills)是指影响阅读习得或构成词汇加工的元语言及认知技能,如语音意识、正字法意识、语素意识、快速命名等(Li *et al.* 2012),上述三个模型中仅有阅读教学五大核心技能模式涉及这类技能,即其中的“语音意识”。

不同于上述的阅读核心技能模式研究,另一些研究则采取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具体从与词汇基本加工单元息息相关的“下层”元语言认知技能入手,探讨它们对儿童词汇认读和阅读理解的影响(如 Tong & McBride-Chang 2010a; Roman *et al.* 2009; Bae & Joshi 2017; 李光泽等 2018)。研究比较一致表明,各种元语言认知技能对汉、英母语儿童词汇认读都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如 Wagner *et al.* 1997; McBride-Chang *et al.* 2003),但其相对重要性则表现出跨语言的差异性。对于英语母语儿童,研究大多发现语音意识是预测其英语单词认读的关键因素(如 Wagner *et al.* 1997; Roman *et al.* 2009),而对于汉语母语儿童,则比较一致发现预测汉字认读最好的指标为快速命名和语素意识(如 Li *et al.* 2012; Liu & Zhu 2016)。汉英词汇认读的差异源于汉英语言文字系统的差异,英语具有相对一致的形-音对应规则,因而凸显了语音加工技能在其中的作用;相反,汉语属于语素音节文字,汉字与音节匹配任意性很大,所以汉字认读更多使用了形-音联结技能和语素加工技能。汉语儿童英语二语词汇认读的研究(李光泽等 2018)则表明英语二语词汇认读主要受到语素意识、正字法意识等英语元语言认知技能的影响,显示出中国学生英语词汇加工模式的独特性。

在元语言认知技能与阅读理解的关系方面,相关理论模型认为,元语言认知技能在整个阅读过程中属于“下层”的技能,它们可能直接与处于“顶层”的阅读理解发生关联,也可能通过影响处

于“上层”的语言理解技能和解码技能进而影响“顶层”的阅读理解。如,词汇表征质量假说(the Lexical Quality Hypothesis)认为,词汇表征的质与量决定了阅读理解水平,一个单词的表征包括语音、语义、正字法以及相互间的联结;词汇的语音表征架设起正字法表征与语义表征的桥梁,词汇意义可由口头语言通达,也可通过正字法与语音匹配关系理解(Perfetti 2007)。阅读系统框架(the Reading Systems Framework)则进一步指出,语言加工过程包括词汇识别、语义提取、句子分析、推理等理解过程;语言加工过程需要综合利用语音、语素、正字法与语音/语素匹配等语言系统和正字法系统知识,其中,词汇意义是词汇识别的输出主体又是理解过程的输入主体,词汇意义引发人们对阅读理解中词汇亚体系(语言系统和正字法系统知识)的关注(Stafura & Perfetti 2017: 9-31)。上述理论观点在成人英语学习者身上得到验证(Perfetti & Hart 2002: 67-86;吴建设等 2012);研究表明,元语言认知技能及其相互联结很大程度决定了阅读理解水平。而在英语为二语儿童的研究中,Bae & Joshi (2017)通过路径分析发现,语素意识和正字法意识不仅直接作用于英语阅读理解,还联合语音意识以英语词汇为中间接作用于英语阅读理解。

综上所述,首先,从研究思路上看,以往阅读核心构成技能研究和元语言认知技能对阅读的作用研究旨趣迥异,处于相对分离的状态。其次,从学习情境和学习方式来看,汉语儿童英语阅读可能有其特殊性:一是学习英语二语之前往往有着比较丰富的非拼音文字母语读写经验,二是英语口语语言理解能力比较有限,也难以获得英语母语儿童系统的形-音对应教学训练,因而其英语阅读模式可能显现出不同于英语母语儿童的一些特点。为此,本研究采用整合的研究路径,综合考察语言理解技能、解码技能和元语言认知技能对汉语儿童英语阅读理解的影响及作用路径,试图揭示影响汉语儿童英语阅读理解的核心构成技能。具体回答3个研究问题:(1)语言理解技能、解码技能和元语言认知技能对汉语儿童英语阅读理解的预测力如何?(2)元语言认知技能对汉语儿童英语语言理解技能和解码技能的预测力如何?(3)元语言认知技能通过何种路径作用于汉语儿童英语阅读理解?

2. 研究方法

2.1 受试

本研究的受试为福建省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五年级和六年级各一个班,共103名学生。五年级50人,平均年龄10.78岁;六年级53人,平均年龄11.68岁。他们绝大多数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学习英语。

2.2 实验材料与调查工具

本研究包括2项语言理解技能测试(听力理解、口语词汇)、1项解码技能测试(词汇认读)、4项元语言认知技能测试(语音意识、语素意识、正字法意识和快速命名)及1项英语阅读理解测试。所有受试接受以上的全部测试任务,除了正字法意识、语素意识、听力理解及阅读理解在教室集体测试之外,其他任务均为一对一个别施测。

2.2.1 语音意识测试

英语语音意识通过音位删除任务测得,该任务为听觉呈现,受试做出口头反应。受试首先听到一个英语单词(如cat),然后听到要删除的音位(如/k/),最后说出剩下的语音(/æt/)。所删除的音位处于单词词首或词尾,各占一半,删除音位之后的语音仍为真实单词的读音。每答对1个得1分,满分16分。在正式测试之前,受试接受1至4个项目的熟悉性训练。语音意识测试的信度为0.62。

2.2.2 语素意识测试

英语语素意识测试包括3个分项测试,分别考察屈折语素意识、派生语素意识和复合语素

意识。测试任务要求受试根据实例,填写出所给单词的恰当形式或造出与实例中结构类似的词汇。例如:1) I have a cat. We have many cats. I have a dog. We have many _____. 答案:dogs;2) sing: My sister is a _____. 答案:singer;3) A board is black, we call it “blackboard”; A board is white, we call it _____. 答案:whiteboard。答对1题得1分,3个分项测试的满分均为10分。屈折语素意识测试、派生语素意识测试和复合语素意识测试的信度分别为0.83、0.80和0.91。

2.2.3 正字法意识测试

英语正字法测试任务要求受试观察成对呈现的生造词,判断其中哪个更像英语单词,然后在其相应的括号里打钩,如 deet ()—diit ()。共有20对,每答对1题得1分,该测试的信度为0.64。

2.2.4 快速命名测试

英语快速命名测试采用经典的实验范式,包括2个任务:数字快速命名和字母快速命名。数字1-9(26个字母)随机分布在5×10的矩阵中,并打印在A4纸上。命名任务由视觉呈现,要求受试按照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顺序,快速准确地用英语对数字(字母)进行命名。命名时间用秒表记录,同时标注读错的数字(字母)。命名总时间与正确命名的数字(字母)个数比为最后的得分。

2.2.5 词汇认读测试

英语词汇认读测试参考了Tong & McBride-Chang (2010b)二语词汇认读的测量方法,词汇从受试所使用的闽教版小学英语教材三至六年级单词表中随机抽取,共40个单词。要求受试按词汇编排的顺序大声读出相应的单词,读对1个单词得1分。词汇认读测试的信度为0.94。

2.2.6 听力理解测试

英语听力理解测试采用人教版同步听力,涵盖的话题、词汇和难度与闽教版一致,共3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听录音选单词,选自三年级上册,共10题,第二部分为听录音给图片排序,选自四年级上册,第三部分为听录音选出相应的答语,选自五年级上册,第二、第三部分各5题。每题1分,满分20分。听力理解测试的信度为0.75。

2.2.7 口语词汇测试

英语口语词汇测试通过图片命名的方式考察。要求受试根据图片内容,说出图片所对应的英语单词。任务所涉及的词汇由闽教版三至六年级英语教材随机选取,共20个,其中三年级占40%,四、五、六年级各占20%。受试最后得分为正确命名图片数量的总和。该测试的信度为0.88。

2.2.8 阅读理解测试

英语阅读理解测试采用少儿剑桥英语一级考试真题中的阅读理解部分(英国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外语考试部2015),以正误判断、字母排列、选词填空、回答问题等形式考察受试对英语单词、句子和段落的理解能力。共5个部分,每个部分5题,每题1分,满分25分。阅读理解测试的信度为0.88。

3. 研究结果

3.1 描述性数据及相关分析

下页表1列出语言理解技能(听力理解、口语词汇)、解码技能(词汇认读)、元语言认知技能(语音意识、屈折语素意识、派生语素意识、复合语素意识、正字法意识、数字快速命名、字母快速命名)及英语阅读理解等各项测试的平均数、标准差和信度。下页表2相关分析结果显示:1)语言理解技能、解码技能和元语言认知技能中的各项测试与英语阅读理解均有显著相关,相关系数介于.25

和.82;2)除了语音意识和字母快速命名跟听力理解无相关性之外,元语言认知技能各项测试与语言理解和解码技能均存在显著相关,相关系数介于.24和.72。

表1 各项测试的描述性统计结果(n=103)

任务	平均数	标准差	信度
语音意识	13.50	2.04	0.62
屈折语素意识	4.22	2.98	0.83
派生语素意识	2.64	2.38	0.80
复合语素意识	3.55	3.39	0.91
正字法意识	16.79	2.53	0.64
数字快速命名	1.09	0.53	-
字母快速命名	0.76	0.25	-
词汇认读	23.08	9.73	0.94
口语词汇	11.57	4.51	0.88
听力理解	18.08	1.99	0.75
英语阅读理解	14.79	5.60	0.88

表2 各项测试之间的相关分析

任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 语音意识	-										
2. 屈折语素意识	0.28**	-									
3. 派生语素意识	0.35**	0.69**	-								
4. 复合语素意识	0.18	0.77**	0.68**	-							
5. 正字法意识	0.26**	0.65**	0.55**	0.50**	-						
6. 数字快速命名	-0.33**	-0.28**	-0.28**	-0.30**	-0.21*	-					
7. 字母快速命名	-0.10	-0.22*	-0.19	-0.18	-0.21*	0.25*	-				
8. 词汇认读	0.48**	0.72**	0.64**	0.62**	0.59**	-0.33**	-0.35**	-			
9. 口语词汇	0.41**	0.63**	0.58**	0.60**	0.53**	-0.40**	-0.27**	0.84**	-		
10. 听力理解	0.17	0.59**	0.51**	0.60**	0.52**	-0.24*	-0.19	0.58**	0.63**	-	
11. 英语阅读理解	0.34**	0.82**	0.69**	0.75**	0.60**	-0.26**	-0.25*	0.76**	0.73**	0.65**	-

注: *表示在.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表示在.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3.2 语言理解技能、解码技能和元语言认知技能对英语阅读理解的预测力

同时多元回归分析(simultaneous multiple regression)通常采用强迫输入法(enter)将所有预测变量同时纳入回归模型中,探讨所有预测变量对被预测变量的整体预测力,并通过每个变量t值的大小与概率值检验其Beta值的影响是否达到显著水平(吴明隆 2010:378)。以语言理解技能、解

码技能和元语言认知技能为预测变量、以英语阅读理解为被预测变量的同时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显示,语言理解技能、解码技能和元语言认知技能一共解释汉语儿童英语阅读理解高达78.4%的变异($p < .001$),调整之后的 R^2 为76%,而最终显著预测汉语儿童英语阅读理解的变量分别为口语词汇($\beta = 0.201, p < .05$)、屈折语素意识($\beta = 0.366, p < .001$)和复合语素意识($\beta = 0.182, p < .05$),其中屈折语素意识的预测作用最大。

鉴于个别预测变量之间存在较高相关度(如屈折语素意识与复合语素意识的相关系数为.77),我们对多元共线性问题进行诊断。一般而言,容忍度值小于0.1,而且愈接近0,则表示预测变量之间有严重的多元共线性问题;方差膨胀系数如果大于10,则表示预测变量之间存在共线性问题(吴明隆2010:379)。表3列出的预测变量的容忍度值都大于0.1,方差膨胀系数均小于10,这表明进入同时多元回归分析方程的预测变量之间不存在多元共线性问题,因而上述回归模型估计准确。

表3 语言理解技能、解码技能和元语言认知技能对英语阅读理解的同时多元回归分析

预测变量	B	标准误	β	t	容忍度	方差膨胀系数
词汇认读	0.047	0.063	0.082	0.754	0.198	5.054
口语词汇	0.250	0.121	0.201	2.073 *	0.249	4.014
听力理解	0.314	0.194	0.112	1.618	0.492	2.032
语音意识	0.174	0.163	0.064	1.070	0.665	1.503
屈折语素意识	0.689	0.177	0.366	3.888 ***	0.265	3.777
派生语素意识	0.163	0.177	0.069	0.923	0.416	2.404
复合语素意识	0.301	0.142	0.182	2.113 *	0.318	3.149
正字法意识	0.037	0.150	0.017	0.249	0.513	1.950
数字快速命名	0.866	0.586	0.082	1.477	0.760	1.316
字母快速命名	-0.608	1.206	-0.027	-0.504	0.830	1.205

$R^2 = 0.784$, 调整后 $R^2 = 0.760$, $F(10,92) = 33.354$ ***

注: * $p < .05$, ** $p < .01$, *** $p < .001$

3.3 元语言认知技能对汉语儿童英语语言理解技能、解码技能的预测力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我们采用同时多元回归分析进一步考察元语言认知技能对语言理解和解码各项技能的预测力。由于词汇认读和听力理解未能最终进入回归方程成为预测英语阅读理解的有效指标(见表3),因而同时纳入考察它们对口语词汇的影响。由下页表4可见,元语言认知技能同词汇认读和听力理解一起解释了口语词汇75.1%的变异,调整之后的 R^2 为73%,词汇认读($\beta = 0.691, p < .001$)、听力理解($\beta = 0.196, p < .01$)和数字快速命名($\beta = -0.121, p < .05$)是最终预测口语词汇的三个显著预测指标。另外,元语言认知技能分别能够解释词汇认读和听力理解的66.5%和44%的变异,调整之后的 R^2 为64%和40%;而最终进入方程的有效预测指标也有所不同,预测词汇认读的有效指标是语音意识($\beta = 0.268, p < .001$)、屈折语素意识($\beta = 0.331, p < .01$)和字母快速命名($\beta = -0.177, p < .01$),预测听力理解的有效指标则是复合语素意识($\beta = 0.316, p < .05$)和正字法意识($\beta = 0.229, p < .05$)。

表4 元语言认知技能对语言理解技能、解码技能的同时多元回归分析

被预测变量	预测变量	B	标准误	β	t	容忍度	方差膨胀系数
口语词汇	词汇认读	0.320	0.042	0.691	7.543***	0.319	3.136
	听力理解	0.442	0.160	0.196	2.759**	0.532	1.878
	语音意识	0.026	0.140	0.012	0.184	0.666	1.503
	屈折语素意识	-0.121	0.152	-0.080	-0.800	0.267	3.751
	派生语素意识	0.006	0.152	0.003	0.038	0.416	2.404
	复合语素意识	0.108	0.122	0.081	0.887	0.320	3.122
	正字法意识	0.021	0.128	0.012	0.164	0.513	1.949
	数字快速命名	-1.025	0.492	-0.121	-2.083*	0.795	1.257
	字母快速命名	0.725	1.033	0.040	0.702	0.834	1.199
R ² = 0.751, 调整后 R ² = 0.727, F(9,93) = 31.147***							
词汇认读	语音意识	1.273	0.318	0.268	4.002***	0.790	1.266
	屈折语素意识	1.080	0.358	0.331	3.014**	0.292	3.419
	派生语素意识	0.471	0.373	0.115	1.262	0.423	2.363
	复合语素意识	0.392	0.292	0.137	1.345	0.342	2.923
	正字法意识	0.508	0.308	0.132	1.649	0.547	1.828
	数字快速命名	-0.075	1.217	-0.004	-0.062	0.798	1.254
	字母快速命名	-6.944	2.456	-0.177	-2.828**	0.905	1.105
	R ² = 0.665, 调整后 R ² = 0.640, F(7,95) = 26.913***						
听力理解	语音意识	-0.033	0.084	-0.034	-0.389	0.790	1.266
	屈折语素意识	0.098	0.095	0.146	1.028	0.292	3.419
	派生语素意识	0.054	0.099	0.065	0.549	0.423	2.363
	复合语素意识	0.186	0.077	0.316	2.407*	0.342	2.923
	正字法意识	0.180	0.082	0.229	2.209*	0.547	1.828
	数字快速命名	-0.168	0.322	-0.045	-0.521	0.798	1.254
	字母快速命名	-0.256	0.650	-0.032	-0.393	0.905	1.105
	R ² = 0.440, 调整后 R ² = 0.399, F(7,95) = 10.678***						

注: * p < .05, ** p < .01, *** p < .001

3.4 语言理解技能、解码技能和元语言认知技能对英语阅读理解影响的路径分析

以上的同时多元回归分析揭示了元语言认知技能对汉语儿童英语阅读理解、语言理解技能和解码技能的预测作用,但无法从整体上检验元语言认知技能在其中的作用路径模型(包含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的拟合度,也无法有效评估各项技能的测量误差。因而,我们进一步运用 Amos 21.0 进行路径分析。路径分析是一种将观测变量间的关系以模型化的方式进行分析的统计技术,其实质是一

种利用回归模型整合一连串复杂的变量关系所形成的完整模型,中介关系是路径分析的核心(邱皓政、林碧芳 2012:198-256)。根据前文的分析以及表3和表4回归分析的结果,我们构建了元语言认知技能、语言理解技能、解码技能对汉语儿童英语阅读理解影响的路径图(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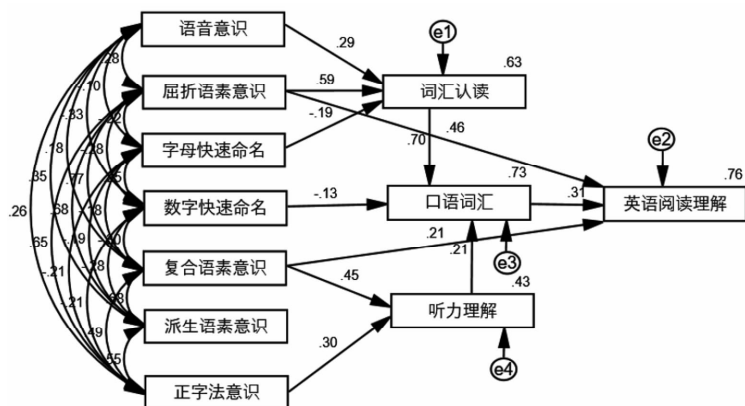


图1 语言理解技能、解码技能和元语言认知技能对汉语儿童英语阅读理解影响的路径图

路径分析结果显示, $\chi^2 = 28.121$, $DF = 23$, $\chi^2/DF = 1.223$, $p = 0.211$, $GFI = 0.956$, $NFI = 0.962$, $CFI = 0.993$, $RMSEA = 0.047$, 各项数据指标与模型较好拟合, 因为 $\chi^2/DF = 1.223$ 落在1与3之间的理想区域内, $RMSEA = 0.047$ 小于规定的0.08, 而 GFI 、 NFI 、 CFI 等其他指标都处于0.90以上的合理范围内。由图1可见, 元语言认知技能、语言理解技能和解码技能共解释英语阅读理解76%的变异, 元语言认知技能、词汇认读和听力理解共解释口语词汇73%的变异, 元语言认知技能则分别解释词汇认读和听力理解63%和43%的变异; 仅有屈折语素意识、口语词汇和复合语素意识3项技能对英语阅读理解产生直接作用, 而且它们还是作用最大的预测指标。这与表3和表4回归分析的结果相似。另外, 元语言认知技能不仅对英语阅读理解产生显著的直接作用, 而且还通过词汇认读、口语词汇和听力理解的中介间接作用于英语阅读理解。

4. 讨论

本研究以整合的方式探讨语言理解技能、解码技能和元语言认知技能对汉语儿童英语阅读理解的影响。回归分析和路径分析结果显示, 语言理解技能、解码技能和元语言认知技能对汉语儿童英语阅读理解的预测力高达76%, 语素意识和口语词汇是影响汉语儿童英语阅读的核心构成技能。这表明整合语言理解技能、解码技能以及元语言认知技能的阅读模式囊括了影响汉语儿童英语阅读理解的一些关键技能, 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口语词汇作为汉语儿童英语阅读核心构成技能的发现反映了英语阅读发展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而语素意识的发现则体现了汉语儿童英语二语阅读的独特性。

口语词汇作为语言理解技能在汉语儿童英语阅读中发挥显著作用的这一重要发现与阅读教学五大核心技能模式(National Reading Panel 2000)、简单阅读观(Gough & Tunmer 1986)、DVC三角阅读模式(Perfetti 2010: 291-303)等英语母语儿童阅读核心技能模式是一致的, 它们都将语言理解技能视为阅读理解不可或缺的核心构成技能。这说明汉语儿童英语二语阅读同英语母语阅读一样表现出阅读的普遍性特征, 都遵循阅读理解的一般性过程, 即阅读理解的前期阶段是对词汇意义的提取与识别(Hagoort 2013)。口语词汇主要体现的是个体对语义方面知识的理解和掌握以及词汇语音与语义信息之间的联结, 使个体在加工书面语中快速通达其词条语义。词汇知识受到

多个强调阅读加工过程阅读模型(如 DVC 三角阅读模型、词汇表征质量假说、阅读系统框架)的关注,认为词汇知识是阅读过程的中间环节,架设起词汇解码与阅读理解的桥梁。但在具体的作用模式上,本研究中汉语儿童的英语词汇认读和听力理解是通过口语词汇的完全中介作用于英语阅读理解,与英语母语儿童词汇认读和听力理解直接作用于英语阅读理解的研究结论(如 Adlof *et al.* 2006; Foorman *et al.* 2015)并不一致。这很可能源于汉语儿童由于比较缺乏英语口语语言技能而未能构建比较牢固的音-义联结,从而导致词汇的语音通达(不管是来自词汇认读的视觉通道,还是来自听力理解的听觉通道)不一定意味着词汇的语义通达的情形发生。所以在本研究中,汉语儿童在英语二语语义通达上采用了双通道模式(Harm & Seidenberg 2004; 苏炎奎、李荣宝 2018),即以词形(或语素)信息直接通达语义为主、以语音为中介通达语义为辅。

语素意识作为影响汉语儿童英语阅读的另一核心技能,则体现了汉语儿童英语二语阅读的独特性。语素意识是指理解语素表达的意义以及运用语素构词的能力(Carlisle 2000)。语素意识对于汉语儿童英语阅读的重要性,一方面与我国基础教育阶段英语教学普遍采用显性的英语语法和构词法教学方式息息相关,这种教学方式使得汉语儿童具备了比较明晰化的屈折语素和复合语素知识,从而充分利用它们或解析和辨识英语词汇(Carlisle 2000; Deacon & Kirby 2004),或进行词汇语义推理和句法分析(Nagy 2007: 52-57; Zhang & Koda 2012),进而促进阅读理解。另一方面可能是汉语母语阅读经验和正字法透明性跨语言影响的结果。有关汉语儿童的多项研究揭示语素意识是影响汉语阅读的核心技能(如 Shu *et al.* 2006; Zhang 2017),并对英语二语阅读产生跨语言的影响(如 Lin *et al.* 2018);正字法透明性,即形音对应的规则性,对应越有规则,正字法越透明,英语和汉语分别是正字法相对透明和不透明的典型代表,而母语和第二语言正字法透明性差异情形(第二语言更透明还是更模糊)将决定两种语言神经网络的相似性或差异性。针对汉语母语的英语学习者(英语第二语言正字法比汉语母语更透明)的脑科学研究表明,学习者更多直接地使用了汉语母语的脑神经网络来加工英语二语,而不需要额外激活其他脑区来专门适应英语二语加工的需要,表现出了同化的加工策略(如 Cao *et al.* 2013)。

此外,本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发现是揭示了与词汇加工相关的“下层”元语言认知技能在英语阅读理解中的作用力和作用路径。在本研究中,特别是屈折语素意识和复合语素意识不仅对汉语儿童英语阅读理解产生直接作用,还同语音意识、正字法意识和快速命名等其他元语言认知技能通过语言理解技能(听力理解、口语词汇)和解码技能(单词认读)的中介间接作用于英语阅读理解,彰显了元语言认知技能在英语二语阅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本研究结果验证了词汇表征质量假说(Perfetti 2007)和阅读系统框架(Stafura & Perfetti 2017: 9-31):前者强调元语言认知技能的好坏决定阅读理解水平,后者强调词汇识别、语义提取、句子分析等理解过程需要综合调用语音、语素、正字法与语音/语素匹配等语言系统知识。不仅如此,本研究还从作用路径和作用机制进一步揭示,汉语儿童元语言认知技能与其英语二语语言理解技能、解码技能以及最终的阅读理解并非构成简单的线性作用关系,相反地,元语言认知技能(特别是语素技能)既直接作用于阅读理解,又通过语言理解和解码技能间接作用于阅读理解因而呈现出互动的(interactive)(Nassaji 2014)、协同的(coordinated)(Tong & McBride-Chang 2010a)作用关系。因此,对汉语儿童来说,其英语二语阅读理解是“下层”元语言认知技能与体现词汇语义和语言理解的“上层”解码技能及语言理解技能互动协同、共同作用的结果。

5. 结论

本研究综合考察了语言理解技能、解码技能和元语言认知技能在汉语儿童英语阅读理解中的

作用。研究表明,语言理解技能、解码技能和元语言认知技能对汉语儿童英语阅读理解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元语言认知技能直接地抑或以语言理解技能和解码技能为中介间接地作用于汉语儿童英语阅读理解,而语素意识和口语词汇是最终构成汉语儿童英语阅读的两大核心技能。本研究对于基础阶段英语阅读教学与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基础阶段英语阅读主要是基于语言知识的,如口语词汇和语素意识等;在实际阅读教学中,应重视阅读核心技能的培养,还应将学习阅读列为教学目标,将口语词汇、语素意识等列为教学内容。

参考文献:

- [1] Adlof, S. M., Catts, H. W. & T. D. Little. Should the simple view of reading include a fluency component? [J]. *Reading and Writing: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2006, 19: 933 – 958.
- [2] Bae, H. S. & R. M. Joshi. Role of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in biliteracy development: Within-and cross-language perspectives among Korean ESL learners in grades five and six [J].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17, 49: 21 – 31.
- [3] Cao, F., Tao, R., Liu, L., Perfetti, C. A. & J. R. Booth. High proficiency in a second language is characterized by greater involvement of the first language network: Evidence from Chinese learners of English [J]. *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2013, 25(10): 1649 – 1663.
- [4] Carlisle, J. Awareness of the structure and meaning of morphologically complex words: Impact on reading [J]. *Reading and Writing: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2000, 12: 169 – 190.
- [5] Deacon, S. & J. Kirby.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Just more phonological? The roles of morphological and phonological awareness in reading development [J]. *Applied Psycholinguistics*, 2004, 25: 223 – 238.
- [6] Foorman, B. R., Koon, S., Petscher, Y., Mitchell, A. & A. Truckenmiller. Examining general and specific factors in the dimensionality of oral language and reading in 4th and 10th grades [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15, 107(3): 884 – 899.
- [7] Gough, P. & W. Tunmer. Decoding, reading and reading disability [J]. *Remedial and Special Education*, 1986, 7(2): 6 – 10.
- [8] Hagoort, P. MUC (memory, unification, control) and beyond [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3, 4: 416.
- [9] Harm, M. W. & M. S. Seidenberg. Computing the meanings of words in reading: Cooperative division of labor between visual and phonological processes [J]. *Psychological Review*, 2004, 111(3): 662 – 720.
- [10] Li, H., Shu, H., McBride-Chang, C., Liu, H. & H. Peng. Chinese children's character recognition: Visuo-orthographic, phonological processing and morphological skills [J]. *Journal of Research in Reading*, 2012, 35(3): 287 – 307.
- [11] Lin, C. Y., Cheng, C. & M. Wang. The contribution of phonological and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in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 reading acquisition [J]. *Reading and Writing: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2018, 31(1): 99 – 132.
- [12] Liu, D. & X. Zhu. The associations of phonological awareness,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orthographic awareness and RAN with Hong Kong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cy performance at word level [J]. *Writing Systems Research*, 2016, 8: 218 – 233.
- [13] Lyon, G. R. Towards a definition of dyslexia [J]. *Annals of Dyslexia*, 1995, 45(1): 3 – 27.
- [14] McBride-Chang, C., Shu, H., Zhou, A., Wat, C. & R. Wagner.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uniquely predicts young children's Chinese character recognition [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03, 95: 743 – 751.
- [15] Meisinger, E. B. Myth and reality of the word caller: The relation between teacher nominations and prevalence among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J]. *School Psychology Quarterly*, 2011, 24(3): 147 – 150.

- [16] Nagy, W. Metalinguistic awareness and the vocabulary-comprehension connection [C]// Wagner, R. K., Muse, A. E. & K. R. Tannenbaum. *Vocabulary Acquisition: Implications for reading comprehension*.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2007.
- [17] Nassaji, H. The role and importance of lower-level processes in second language reading [J]. *Language Teaching*, 2014, 47: 1 – 37.
- [18] Nation, K., Cocksey, J., Taylor, J. S. H. & D. V. M. Bishop. A longitudinal investigation of early reading and language skills in children with poor reading comprehension [J].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2010, 51(9):1031 – 1039.
- [19] National Reading Panel. Teaching children to read: An evidence-based assessment of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literature on reading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reading instruction: Reports of the Subgroups [R]. Bethesda, MD: 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ld Health and Human Development,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2000.
- [20] Perfetti, C. A. Reading ability: Lexical quality to comprehension [J]. *Scientific Studies of Reading*, 2007, 11: 357 – 383.
- [21] Perfetti, C. A. Decoding, vocabulary, and comprehension: The golden triangle of reading skill [C]// McKeown, M. G. *Bringing Reading Research to Life*.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2010.
- [22] Perfetti, C. A. & L. Hart. The lexical quality hypothesis [C]// Verhoeven, L., Elbro, C. & P. Reitsma. *Precursors of Functional Literacy*.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 2002.
- [23] Roman, A., Kirby, J., Parrila, R., Wade-Woolley, L. & S. Deacon. Toward a comprehensive view of the skills involved in word reading in grades 4, 6, and 8 [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2009, 102: 96 – 113.
- [24] Shu, H., McBride-Chang, C., Wu, S. & H. Liu. Understanding Chinese developmental dyslexia: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as a core cognitive construct [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06, 98(1): 122 – 133.
- [25] Song, S., Su, M., Kang, C., Liu, H., Zhang, Y., McBride-Chang, C., Tardif, T., Li, H., Liang, W., Zhang, Z. & H. Shu. Tracing children’s vocabulary development from preschool through the school-age years: An 8-year longitudinal study [J]. *Developmental Science*, 2015, 18(1): 119 – 131.
- [26] Stafura, J. Z. & C. A. Perfetti. Integrating word processing with text comprehension: Theoretical frameworks and empirical examples [C]// Cain, K., Compton, D. L. & R. K. Parrila. *Theories of Reading Development*.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John Benjamin Publishing Company, 2017.
- [27] Tong, X. & C. McBride-Chang. Developmental models of learning to read Chinese words [J].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10a, 46: 1662 – 1676.
- [28] Tong, X. & C. McBride-Chang. Chinese-English biscriptal reading: Cognitive component skills across orthographies [J]. *Reading and Writing: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2010b, 23: 293 – 310.
- [29] Wagner, R., Torgesen, J., Rashotte, C., Hecht, S., Barker, T., Burgess, S., Donahue, J. & T. Garon. Changing relations between phonological processing abilities and word-level reading as children develop from beginning to skilled readers: A 5-year longitudinal study [J].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997, 33: 468 – 479.
- [30] Yeung, P., Connie, S., Ho, C. S., Chan, D. W. & K. K. Chung. A componential model of reading in Chinese [J]. *Learning &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16, 45: 11 – 24.
- [31] Zhang, D. Multidimensionality of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and text comprehension among young Chinese readers in a multilingual context [J]. *Learning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17, 56: 13 – 23.
- [32] Zhang, D. & K. Koda. Contribution of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and lexical inferencing ability to L2 vocabulary knowledge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among advanced EFL learners: Testing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J]. *Reading and Writing: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2012, 25(5): 1195 – 1216.

- [33] 李光泽,潘晓霞,李荣宝. 汉英关键语言技能对中国学生英语词汇认读的影响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18,50(5):692-702.
- [34] 邱皓政,林碧芳. 结构方程模型的原理与应用[M].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2.
- [35] 苏炎奎,李荣宝. 认知压力和单词熟悉度对英语视觉词汇语义通达模式的影响——来自视译和阅读眼动实验的证据[J]. 外国语,2018,41(2):54-62.
- [36] 吴建设,施海琦,郎建国,王晓华. 二语学习者“词汇质量”对接收型语言技能的影响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12,44(5):682-693.
- [37] 吴明隆. 问卷统计分析实务——SPSS操作与应用[M].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
- [38] 英国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外语考试部. 剑桥少儿英语考试全真试题(第一级)[C].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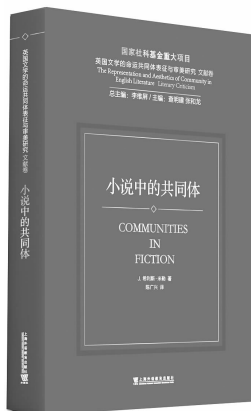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方言经验影响老年双语者认知控制神经效率的ERP研究”(FJ2022B042)

收稿日期:2022-05-26

作者简介:李光泽(1975-),福建德化人,男,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心理语言学。

李荣宝(1957-),福建武平人,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心理语言学。

小说中的共同体



作者:J. 希利斯·米勒 著 陈广兴 译

出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日期:2023年2月

书号:978-7-5446-7377-8

开本:32开

定价:70.00元

《小说中的共同体》(Communities in Fiction, 2015)是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J. 希利斯·米勒的经典著作。著作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对共同体理论进行了梳理,尤其将海德格尔和威廉斯作为针锋相对的两极进行讨论,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理解小说中共同体的坐标;第二部分讨论了六篇小说,分别是特罗洛普的《巴塞特的最后纪事》、哈代的《还乡》、康拉德的《诺斯托罗莫》、伍尔夫的《海浪》、品钦的《秘密融合》和塞万提斯的《双狗对话录》。通过修辞性阅读,阐释小说中共同体的现实意义,是米略写作此书的目的。